

双刃食

黑

白

——一个警方女记者讲述的真实故事

程华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公安前沿作家纪实文学作品系列

警界黑白

——一名警方女记者讲述的真实故事

程华著

谨献给
我的最亲最爱的母亲
我的默默无闻却可亲可敬的同事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焦黑白：一个警方女记者讲述的真实故事 / 程华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81109 - 740 - 5
I. 聚… II. 程…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002 号

聚焦黑白

——一个警方女记者讲述的真实故事

JUJIAO HEIBAI

程 华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20. 75
开 本：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298 千字

ISBN 978 - 7 - 81109 - 740 - 5/I · 026
定 价：32. 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cpep@public.bta.net.cn

www. pheppsu. com. cn www. porclub. com. cn

有些感动永不会淡去 (代序)

这个题目是这本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借用的。

平时我想，一个人一生只能干好一件事。读了这本文集，我又想，其实，一个人一生还是能干几件事的，只要怀着一颗真挚的心去做。

程华是位警察，准确地说，是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影视文化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她又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她的散文写得有灵气，《重庆文学》有个栏目，叫女性散文十三家，她是十三家之一，可见不一般。

程华长得娟秀，可干工作却风风火火，这是不是受了警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的感染？我听人说，她怀有身孕了还在外出拍新闻（后因种种原因不幸流产）；我又听说，这本20多万字的书稿，是她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就开始写的。怀着对母亲逝去的悲痛，她一写三个月……

端起摄像机，程华用影视画面去讲述。但她觉得仅此不够：影像记录有局限，一是节目时间太短；二是有些内容并不一定都适合通过画面来表现，这就如同小说与电视剧的表现力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一样。于是，她萌发了一个念头：用她更擅长的文字表达方式，如何呢？

她果然是成功了。厚厚的一本报告文学集就是最好的说明。

中央电视台的《环球时讯》栏目有一句解说词，叫

“新闻背后有新闻”，程华的这本书中却是“影视背后有故事”。

在观看过重庆市公安局制播的一档档栏目（目前，重庆市公安局正加紧与重庆电视台商谈，拟开播一档全新的日播新闻类栏目《110在现场》）后，再读一读节目背后的新闻、故事、细节，真是一次次极大的享受。真的感谢作者！

这部报告文学集通过一个个故事，塑造了一群公安战线上的英模及普通人的形象，令人尊敬：刑警、交警、治安警、片儿警，才21岁的警花，还有天原化工厂“4·16”氯气爆炸事件中，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的警察记者们……

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抢劫案、斗殴杀人案、交通肇事案、绑架案、情杀案……因为是真实，特别精彩、紧张，让人对那些犯罪事实特别憎恨，而对公安民警抓捕罪犯的艰辛、困难，感动得流泪。

文如其人。这本报告文学集的艺术特色之一，便是从纸背中透出的热情和真诚。真诚是目前文学作者最难能可贵的特质。她是山中的幽兰，她是泥土的芬芳，是与生俱来的。有多少作者自认为了不起，可笔下流露的情感却是虚伪，是矫揉造作，是扭捏作态，文字苍白，没有张力。这是学不来的，因为作者有一颗爱同事、爱工作、爱他人的内心。这怎么学得会呢？在《导演的眼泪在飞》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也许是两位演员演绎得太感人，也许是口琴吹奏出的乐曲透出了太多忧伤的浪漫，我的心忽然酸痛起来，并且这酸痛一直顺着心底再往上爬、爬，一直爬到了喉管、鼻子、眼里……就在剧组一干人都沉浸在

动人的剧情中时，本导演却极其丢人地冒出了眼泪，开始只有一滴，被我装作整理头发而悄悄揩掉，但马上又是一滴、一滴……一发便不可收拾，直冒得如洪水泛滥，体面尽失，冒得演员们都惊讶地停止了表演，在场所有工作人员全都放下手里的活，一个个傻站着面面相觑——程导，她，她怎么了？！

那一次当众失态成为有关我的一个经典“花絮”。其实，直到如今我都无法很完全很清楚地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哭，而且哭得如此毫无节制。

这其实很好解释。因为程华眼里流淌的，是生命的泉水。

我认为，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慧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象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才华”。程华就具有这样的特质。

她的这些报告文学都是在她拍片时所见到所体味到的一些独特的东西，那些不易被发现或容易被忽略了的，被她捕捉到了。

《大山里的月光》写的是在贵州大山里追捕一名为鸡毛小事杀人的罪犯的惊险故事。

作者采访罪犯时，罪犯哭了。作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但我仍然相信他是真的在哭，发自内心地哭，但我敢肯定，他的眼泪中没有一滴是流给死者的，他是在为自己衰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哭，他不知道今后

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将怎样去面对艰难的生活……但是，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在哭，哭自己不该这样迅速地被抓住，哭自己再怎么逃都还是失去了自由，还哭自己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不算长的人生——而且，是以这样一种令人不齿的方式。

如果作家不了解人性，没有生活积累和敏锐的洞察力，是不会写得如此入木三分的。

感谢作者给我们讲述镜头后面的故事，那是多么精彩的“又一村”。

作者的母亲说：“我女儿是作家。”

当这本书出版后，作者要到母亲墓前，亲手将书呈献给她——她母亲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陆大献

(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自序

敲下“自序”这两个字的时候，这本书已经有了四五万字。

最初，陆续留下这些文字却纯属一种原始冲动。每一次拍摄、采访归来，总有很多话想说出来，可说给谁听呢？家人？朋友？同事？一时也说不清楚，就先记录下来，哪怕留给自己呢，将来也可多一点回味的东西吧。

其实，从来就没想过今生会与影视结缘。自小我喜欢满纸涂鸦，我的中学物理、化学书上画满了自编的不着边际的“故事”，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打，不过这丝毫没有削弱我对于文字的热爱。

我喜欢随心所欲地写，凭兴趣、用感情去写（公文、八股文、应景之作除外），我也极向往并受用将文字与人们一起分享的成就感。在成为一名警察之后，我的理想仍旧未变。在市局信访处的那几年，工作相对轻松，给了我学习创作的时空条件，我的写作就从那时开始了。

2003年，市局宣传处影视科（也就是现在的影视文化中心）需要一名编剧，有关领导也找到我征求意见。有机会写作，我当然满心欢喜，便答应了。

然而调到新单位后不久，我发现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这个年轻而充满挑战的科室里，每个人都必须肩挑大梁、身兼数职。这里绝对不像电视台那样专业化，将每个人的岗位细化得一清二楚：编导就是编导、摄像就是摄像，做化妆的不碰灯光，管道具的一般不管烟火。

由于刚来，影视业务不熟悉，工作任务也不饱满，我就趴在电脑旁，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敲键盘，一边望着新同事们挎着摄像机、提着三脚架早出晚归、昼夜伏击。他们常常上午拍新闻，下午写文稿，晚上就开始在编辑机上初编了。从科长到民警，夜不归宿是常事，编辑机房里那几张豁了口的长沙发便成了大家临时的栖身之地。

我相当沮丧——看来我那舒舒服服的“编剧梦”要破碎了。我还有些怕——连摄像机都几乎没摸过的我，能适应这里高效、快捷的一切吗？

但我已没有了退路，我不愿被人轻视和嘲笑。我边干边学，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在3个月内初步适应了编剧、导演的角色。在随后的时间里，我硬着头皮摸起了“150”摄像机，渐渐地了解了一些有关摄像的粗浅的皮毛知识。好在我有8年的基层法院工作经历，有一些与各种人物打交道的经验，也练就了一身“打得粗”（重庆方言，即能吃苦，能很快适应环境）的泼辣劲儿，心理素质还算强韧，这些无形中为我从事公安新闻宣传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于是乎，在一段时间的跟师实习之后，我有些悲壮又有些豪情满怀地开始单打独斗了。我第一次担任情景剧导演是在2003年7月，第一次单独外出拍摄新闻专题是在2005年7月，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与各部门、各单位的同事们的合作过程中，尤其在与基层民警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由最初的被动完成任务很快变成了主动地去寻找、创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次拍摄都让我心生感触，每一次采访都使我热血沸腾。

有人说，警察是黑白两界之间的一堵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挺身面对黑恶势力，奋不顾身地较量、厮杀、搏斗，

只为了护卫着光明世界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是一群平淡却有趣的人，他们是具有不少缺点却又让人心生敬佩的人，他们是在和平年代从事着高危工作的群体，他们是护佑着公众却很少能照顾到家人甚至于自己的矛盾者。然而，他们依然前行着，毫不迟疑，且毫无惧色，更没有一丝的悔意。

记录下他们！我不停地拍，不停地做节目，我要把他们展示给人们。如果大众是认可我的同事们的，那么他们会惊喜地看到他们并不了解的另一面；如果他们并不了解也并不喜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可能会从此对这个群体多一点起码的尊重和理解；如果人们始终都无法从我的节目中找到他们所希望找到的一点东西，那只能归咎于我的讲述功底尚欠火候。

在一期期节目播出的同时，又一个想法在心里产生：用影像记录他们固然不错，但一期节目只有十多分钟，容量毕竟有限，而且有些内容并不一定都适合通过画面来表现，这就如同小说与电视剧的表现力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一样。如果用我更擅长的文字表达方式呢？会不会另有一种用影像无法企及的优势？

于是我决定写，漫无边际地写。我只是很直观地觉得，就算是工作日志吧，那也是一种心情的记录、一些零碎的感触，它会让你会心一笑，也能让你眼圈濡湿甚至多年后忆起时仍难以自抑。这是只属于我自己的一壶心灵陈酿、一笔谁也取不走的精神财富。我写，因为喜欢写，喜欢写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喜欢好的结局，比如在刊物上发表、比如装印成册、比如有几个读者会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讲的故事挺有趣也挺感人，这些，都是真的吗？”毕竟，大家都是俗人，是俗人便无法完全脱掉这个俗。

于是，以不同的案件为背景，一个个人物开始活跃起来。这里有警察：在较场口人质劫持案中一枪救出人质的狙击手、不分寒暑穿行于小巷为群众送去温暖的片警、为抓捕犯罪嫌疑人而“猫”在贵州山里啃玉米的刑警、在天原化工厂抢险中一头扑进泄漏中心现场的公安记者……他们不是概念式的“英雄”、“劳模”、“优秀”、“最佳”，至少，在我这个普通公安影视记者眼里，他们不是。他们大多来自基层、战斗在第一线。他们会生气、会发怒、会哭泣，会出点小洋相、要点小聪明、发点小牢骚。凡吃五谷杂粮者有的毛病，在他们身上也统统都能找到。但那又有什么要紧？他们就是我的同事，和任何正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我想要做的，不过就是把他们的原生态最真实地展示给大家而已。

当然，也有受害人：被前女友雇佣“私家侦探”砍断手掌的年轻舞者、用一只布娃娃救了自己和全家人的15岁少女、在睡梦中死于情人之手的无辜少妇……我还提到了很多嫌疑人：为一点鸡毛琐事就残杀了两位老人的凶手、举起石块砸向讨薪民工的小包工头、以“太穷了”为借口制造了500万绑架案的3名四五十岁的绑架者……我试着接近每个嫌疑人的内心，或深或浅地同他们进行交流，希望在了解他们的欲望、邪恶的同时，还能触摸到其魔性背后的成因。我相信没有谁是绝对地善，也没有谁是绝对地恶，滴水穿石，善恶的形成皆非一日之寒。

在很多时候，我也尝试用轻松的笔调去讲述，或者在不经意间插入一点诙谐。比如，“智多星”刑警曾经是个外强中干的胆小鬼、散打高手面对镜头会变得口吃、派出所所长客串卤鸭店小老板……就是笔者本人也“糗”事不断——在片场被感动得涕泪横流、深夜加班时被臆想中的

“鬼魂”吓得落荒而逃……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叫“胖向日葵”，为这个，好多熟人笑得满地找牙，他们想不通，你怎么就不好好给自己取个时尚点、流行点、高雅点的名儿呀？可我就喜欢这个，因为我欣赏这种寻常植物的亲和、民俗、自然、健康，还有一点点憨憨的诙谐。幽默、率性是我的特点，追求轻松是人的天性，生活原本沉重，何苦还要故作深沉？

就这样，在几年的影视宣传工作中，我一直在写，但琐琐碎碎、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是为写而写，为片刻的感触而写，为杜绝遗忘而记录、记录……

人生的一次重大打击让我彻底改变了主意。2006年夏天，重庆遭遇5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到8月，连晴天气将气温拉升至历史新高。在这样的炎热中，我的心却如堕冰窖：我最亲最爱的母亲因病离开了我。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灰暗的日子。我无法独处、无法闭上眼睛，否则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就会活生生浮现在眼前。我甚至无法面对电视里的月饼广告，因为那上面有一位慈祥的老母亲。我永远失去了最爱我的、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亲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依靠安眠药才能进入睡眠状态；我会在清晨时穿着睡衣抱着母亲的遗像发呆；我会在独处时毫无预兆地落下眼泪。

在最困难的时候，丈夫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守在我身边，他甚至还带我求助过心理医生，但于事无补。对我而言，虽然夫妻之爱与母女之情同样重要，但两者却无法相互替代。我觉得，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单位领导很关心我，让我休整了近半个月。8月下旬，我回到岗位，但情绪仍旧低落。一天，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笔友忽然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写了什么？他是一个痴迷

于写作的人，多年来颇有建树，对于这一点，我很敬佩他。他聊起新近取得的成绩时心情大好，而我却沉默着，郁郁寡欢。

当得悉了我的状况后，他明确地告诫我说，你不能这样，没用的。可能在情绪控制和调整方面，男性总是强于女性的吧，他很理智地对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要面对的坎坷，始终囿于伤悲于事无补，反而有损自身健康，这也不是你母亲愿意看到的吧！二、你得做点事情转移情绪。你不是在写那个什么吗，那就试着继续写，把它写成一本完整的书吧！

我的心里动了动。母亲在世时，我每一次收到稿费单，就会把单子连同自己的身份证件交给她，让她自己去解放碑邮局领取。稿费多少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让母亲感受到一种欣慰。她对我说，和邮局的姑娘们混熟了，她们就问她：婆婆，这收稿费的人是你的谁呀？她便笑眯眯地答，是我女儿呀，她是个作家吧！然后一路心情很好地回家。

天晓得，我算什么“作家”呀？顶多就是个爱码字且还码得很不怎么样的末流作者。母亲是名医生，在国内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属有些才气之人，她肯定明白，自己的女儿到底能有多大个造化——可是，在每一位母亲的心里，她们的每一个孩子绝对都是最棒、最漂亮、最优秀的！

而今母亲去了，攥着几张稿费单，心中竟陡生失去归宿的空落与凄凉。从今后，谁还会替我取稿费？谁还会笑嘻嘻地在我敲键盘时调侃道：“又替妈挣稿费呀？”没有了。再没有了。

逢七、逢节、逢母亲生日，面对她的遗像一张一张烧纸时，心里总隐隐觉得，我还该为母亲做点什么。如果她

在天有灵，是不是希望我出一本书呢？记得当听她说“我女儿是作家”时，我就哭笑不得地正色：作家就这么好封？书都没出过，还好意思叫“作家”？！母亲就很认真地说，那你就写一本书呀，我等着看嘛。

“我等着”——可是我让母亲失望了。我自小体质羸弱、个性却叛逆不羁，让母亲操碎了心。历经种种磨砺之后，我方懂得了母亲的正确和明智，也才懂得了母爱的珍贵与伟大。我想用岁月慢慢偿还欠母亲的债，我以为我们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谁料她却走得如此匆忙。在最后的几天里，母亲已全然没有了痛苦，却把所有的痛苦都传输给了爸爸和我，还有弟弟。我连一句话都没能和您说呀，母亲，您怎能如此决绝？！

从最初巨大的悲痛中稍稍振作一点后，我决定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这本书。有一天，我一定要在母亲墓前，亲手将书呈献给她。只要她高兴，我就愿意去努力。一想起这，我就有了力量，包括控制伤痛的能力和勇气。母亲，在我最伤痛的时候，仍然还有您带着我一点一点走出阴影，这一点，与从前并没有两样。虽然，夜深人静时，于灯下独坐沉思，泪水仍旧会热热地漫过我的脸。

所以，我在书的扉页上要写下的两句话就是——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最亲最爱的母亲

我的默默无闻却可亲可敬的同事们



目 录

生 or 死，确定吗？	1
有些感动永不会淡去	17
错爱	35
迷失在春天	50
勇者无敌	63
穿越生死线，我们众志成城	
——我镜头中的“4·16”	80
片警小郑	97
贫穷岂是掠掠的借口	111
剑气如虹	128
大山里的月光	145
蝶之精灵，在警徽下轻舞飞扬	161
路上，谁又将挽歌唱响	174
藏好你的“脚后跟”	191
不要给“狼外婆”开门	205
放下你心里的那把刀	221
谁来为他们的血汗买单	237
与侠者面对面	253



疯狂仲夏夜	271
解密“枪手”	296
后记	316



生
or
死，
确定吗
？



同事们在片场

一个小小的剧本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表达出一些真诚的感动，还有某种并非杞人忧天的困惑。

时光弹指，创作已经完成，感动却延续了下来，而困惑，也同样没有结束……